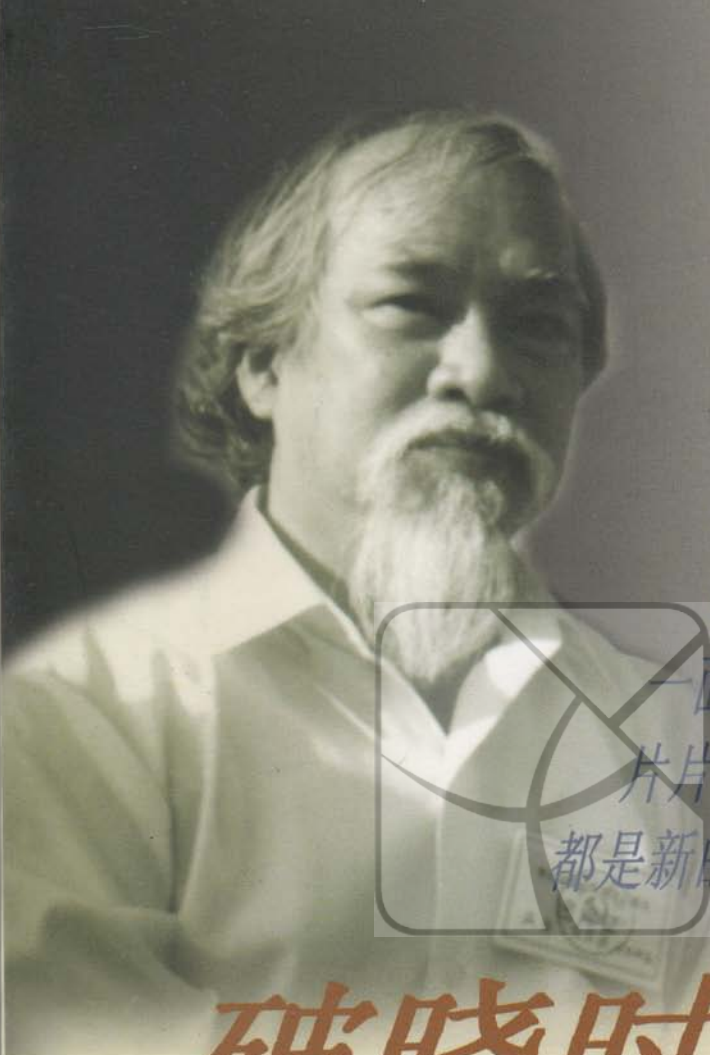




今后即使有狂风来袭
也可以随之舞得潇洒

一面高歌
片片的落叶
都是新的生命……

破晓时分

吴岸 著

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作者简介

吴岸，原名丘立基，1937 年生于砂劳越古晋。1953 年 15 岁时开始诗歌创作，迄今逾半个世纪，仍耕耘不辍。1962 年出版处女诗集《盾上的诗篇》，被誉为拉让江畔诗人。1966 年因参加砂劳越独立运动，被监禁达十年之久，出狱后重返文坛。1982 年出版诗集《达邦树礼赞》，深获好评。其后出版诗集、文集、历史研究等著作多部。最新著作为诗集《破晓时分》及文集《坚持与探索》。



破晓时分

吴岸著



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破晓时分

吴岸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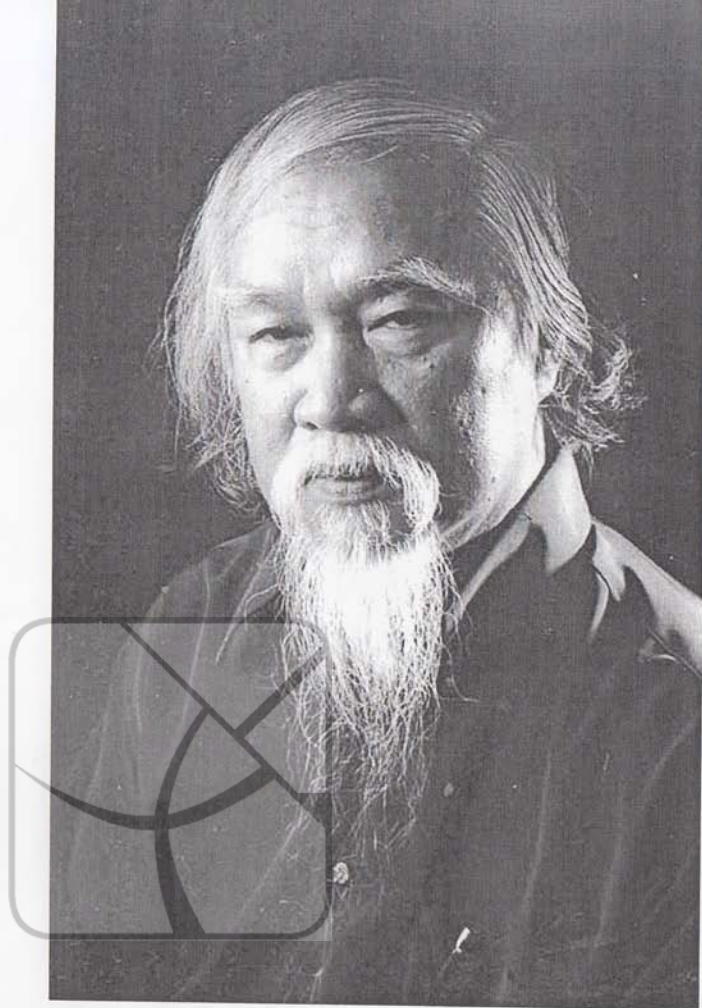
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师别相代

吴昌荣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年8月中摄于北京现代中国文学馆
诗人艾青铜像旁



1999年12月在加影新纪元学院出席由马来西亚华校董联会举办庆祝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开创180周年典礼与夫人合照。背景为书法家金炳以吴岸诗作挥写的大幅书法作品。



吴岸与夫人许惠卿及女儿品芝，儿子品俊。
1995年10月摄于北京世界公园。

感情的烈酒五十年不变（代序）

柳舜

（一）

伸出火烈的手，远远，近近，
火烈的手便被火烈的手握紧。

.....

五十年代吴岸诗作《朋友》中的这两句，经历半世纪的沧桑，仍在我的脑中萦回。

早年笔名“叶草”的吴岸，生长在砂劳越河畔。1954-55年光景，姚紫先生主编的《世纪路》、杏影先生主编的《文风》，经常发表他的诗歌和小说。我和几位青年朋友特别钟爱他的诗。我们感受到诗里面喷迸出来的一阵阵热力，感受了作者沉毅的宣言似的自白，以及一种成熟而无畏的智慧。叶草是谁？他的确是我们的知己、我们的同路人啊！

我和林臻、李向、季新几个小伙子，时常凑在金吉路出版社的小房间编《人间》文刊。记得有一天，这位叶草寄来一首诗，题目似乎是《心爱的人》。哦，火热的手已然摊在我们的面前。这首诗马上发排，成为新一期《人间》的主要篇章之一。

我写给叶草的第一封信是拜托杏影先生转寄的。我不知道叶草的住处，只想用寸笺表达我们对他的喜爱。随即收到回

信。我们之间的来往函件时断时续，总数也不过七、八封吧，然后是一段长长的间隔。处在“风雷激荡”的岁月，身边熟人息影的息影，失踪的失踪，大家都忙，且多言无益，心里记挂着也就行了。过了些时，我惊喜地收到叶草的一封信，他把一叠诗稿附在信封内，定书名为《盾上的诗篇》。为了这本处女作，他精心绘了一幅砂劳越风格的“盾”，又写了序诗《盾上的诗篇》。

他曾经写了长诗《告别森林》，可惜失落了。——信上他告诉我。

以上的陈年旧事，经过时光的筛漏、硝烟的蒙盖，早被遗弃于繁华之外，如今无意中“出土”，所述容有微差，却是我记忆犹新的交往梗概，把它写下来，算是又一回“残损的微笑”（吴岸诗句）吧。

《盾上的诗篇》来到我的手上。对我，远方的朋友赐予的信赖，无形中也是一项重任。那时候找当地的出版社出书实在不简单，资金固然是问题之一，政治气压也不允许。林臻表现了最大的热诚，为诗集的出版多方奔走联系，并请杏影先生为《盾上的诗篇》作序。终于找到上海书局的陈蒙星，由她转送香港联号“新月”出版社。又过了相当时日的伫候，《盾上的诗篇》终告诞生了。书的样式素净大方，我们非常高兴。抱憾的是，几篇怕“出问题”的诗作被香港主编弃除。这批“遗珠”从此在人间消失无踪。出版社没有退稿，我又大意未留副本，为此心里始终怀着歉疚。

出了书，“新月”发了一点稿费，我照转寄吴岸。好像就

从那时候起，彼此断绝了音讯。后来才知道六十年代中吴岸身陷囹圄，爱好自由的诗人丧失了自由，只得在“一亩地”的高墙下作海阔天空的遐思。

然而，他的日见璀璨的诗作，成了我怀念这位缘悭一面诗人的媒介。读着，读着，我仿佛看见他的眉目，且更进一步理解他的诗与人。无论如何，有这么一个远方的朋友值得庆幸。我一向给真正的朋友打很高的分数，我曾描述过那时期“朋友”在我心中的“定位”：

“……走到任何场所，一握手就多了一块磁铁。一个照面是一次肯定，一个注视是一篇誓言。”

(二)

七十年代中叶，我因职务上的需要，好几次到东马访问客户。每到古晋，同文教印务界闲聊，总要问问吴岸的近况。一份小型报说他的健康日渐下坡，朋友们都很忧虑。不久有人确定地说，他的出狱指日可待了。

天各一方，我和吴岸仍无从见面。一直延到八十年代初在古晋朋友的牵引下才见了面。1987年新加坡报馆主办文艺营颁“金狮奖”，他和几位马来西亚文友莅临，我同他才有较多时间执手长谈。

恢复了自由，吴岸重投缪斯怀抱，诗，化成他生命的一部分。本已能诗、能歌、能画，加上一贯的虚怀若谷、勤恳好学，乐于博采各家之长，于是吴岸的诗有了音韵之美，有了画意，有了飞跃。

我爱诗，爱读好的诗，对诗却只有极肤浅的认识，一向不敢赘评。我知道诗歌圈子里许多熟人，不能坚持创作，写一阵停一阵。或许有人满足于既得的成果，或许满足于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诗人路线的“正确”，下笔显得轻快简易，片刻间挥洒成诗，自己越看越有意思。相比之下，吴岸的一部部诗集，可以看出他的艰苦跋涉、努力不懈。他有明确的方向，有远大的目标，不断进行尝试和突破，一心要超越现状、超越自我，给新作品带来新的气息、新的风貌。

奉行现实主义的诗人，通常不屑于去了解其他派别的由来、它们的本质和表现手法。甚至可以断言：颇多的现实主义作者对自己信奉的主义也不求甚解。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批评“现代派”虚构现实、忽视现实、歪曲现实；似乎唯有现实主义者才明白生活的真谛、事物的真理。不幸的是：不少现实主义作者陷入自然主义的泥淖无能脱身，单纯讲究形态上的“反映现实”，不曾透过现象深掘本质，写起来千人一面，千口一言，失去“典型”的明亮与哲理的光芒。正因为现实主义作者自满自许，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标倾斜，文字功力强的作者还可以挽回若干读者，功力弱的就只能孤芳自赏了。

吴岸自称走的是现实主义的道路，可他从不原地画圈，他相信方修先生强调的现实主义必须深化。其实，任何大路小径都是“走出来的”，走错路走冤枉路总比老踩着前人的脚印不加思辨地走着好。一群群连跑带冲驰骋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旧雨新交，许多人倚在碑石上频做甜美的梦，而吴岸“并未睡着”。他“在梦中醒着”（吴岸的诗句）。

是的。即使在梦里他还醒着。诗的创作道路应该拓宽，因应现代生活的内涵。陈鹏翔说吴岸是一个“现代化了的现实主义者”，吴岸也不认为现代派对现实主义的“对抗”是件坏事，他积极地参阅各家各派的作品，取其优点特点，刻意在自己“现实主义”的创作中交叉运用。

几十年来，他完成了许多名篇，受到当代诗人、诗评家的瞩目，一再地被文学界肯定。然而，艺术的追求没有止境：“现在，我存在一种危机感，所以我必须再作思考，才能前进！”——他这么坦然决然地说。

尼采一句名言：“造就伟人的，不是高尚感情的强度，而是高尚感情的持续时间。”可见判断一个人的优、劣、是否伟大，只可盖棺而后定论，舍此无他。吴岸写诗、论诗、关心社会、溯史追源、培养新人、赶上时代……天天虔诚地将生命、理想与文化工作融为一体，不曾间断，不曾泄气，这是同辈和后辈作家无法匹比的，这样的品格，可视为高尚感情的持续吧。

我厌倦虚伪的赞赏，不会违心地礼赞别人。吴岸的诗我不是每一篇都喜欢，尤其是后期写的若干旅游诗。但我非常喜爱那些蕴蓄着人生感悟的、节奏沉重的诗作，有如《静夜》、《信念——观秦俑有感》、《新宿》、《我何曾睡着》……以上这些篇章。它们令垂老的我咀嚼良久，冥想不已。我喜爱这样的作品。不过在我心的底层，深藏着“五十年不变”的感情的烈酒，唯有那以“叶草”的笔名书写的《祖国》、《成长》这类作品，才豁然掀开佳酿，香气扑鼻，让我通宵沉醉。

(三)

吴岸新著《破晓时分》行将付梓，这本册子收集了他在97年大病以后陆续完成的作品。病魔的“狂风来袭”，他依旧“舞得潇洒”。而“片片落叶”，也都化成生命力充沛的诗句。

死亡在吴岸的眼中，呈现“一种绚烂的色彩”。这不正是一个无愧于天地者禀赋的豪情？病中心境淡泊，精神上大澈大悟，从而每一个日子、每一个生活细节溶入类似“禅”的境界。难怪他在《悼乌斯曼·阿旺》一诗中说：诗人“在黎明前夕／休息”。肉体休息，灵魂永生。

战胜了顽疾，过程中的疲乏、伤痛，只能在文字之外去揣测。在我们手中的这本集子，你感受到的不是病痛，你折服的是一颗关怀亲友、关注世界的诗心。无论是那些富砂劳越色调的诗、描写巴勒斯坦／伊拉克人民灾难的诗，或是对人生和大自然深刻感悟的诗，熟练的技巧浸透哲理的墨汁。

当吴岸打来电话，要我为集子写一篇序文，我是相当犹豫的。自知写起来不着岸。但盛情难却，遂以此文将我们之间的交往，做一个交代，为过去的一个生活环节补白。

2004年5月4日于新加坡

致吴岸

高青

神交，
在盾上的诗篇。
热血
奔腾在
年青的心脏！
迂回，迂回——
在整二十年
难熬的
盛夏的母土上。

相见
共赏达邦树礼赞。
深情
浸透了
你的笔尖。
怀念，怀念——
远去的季候风，

断桅的横舟，
舟子的深愁！

天地间的旅者呵，
你何曾睡着，
以哲人的宁静
凝炼了
诗人的热情。

执着，执着——

在文艺园圃
培植
最多彩的花朵。

今夜，
重上诗楼，
席间喜见你白发银须
一片红光的脸，
一颗热情的心，
一片深情的眼，
一个幽思的头，
带着哲人的宁静。

祝福，祝福——
盾上的诗人。

让天地间的正气，
贯透全身，
带着冰洁的心，
活上冰心的年龄！

1998年5月25日



自序

《破晓时分》是我续《生命存档》之后出版的第七部诗集。

1997年是我生命中极其困难的一年。那年1月我被证实患了肠癌症，到北京肿瘤医院割治，住院两个月；祸不单行，6月中，太太惠卿患肺癌，到广州中山医院割治。

疾病迫使我不得不暂时停笔。化疗期间，许多朋友都劝我多休息，不要在文学工作上太劳神。

休养了几个月之后，我开始涂写一些东西。我的确是采用“涂写”的方式，原因是这期间精神不济，难以下笔成章，只好记录些一时灵感，后来加以整理，也因此诗成后少有注明写作日期的。

这本《破晓时分》主要收集我1997年病后写的诗作，但其中如《断章》、《解冻以后》、《CNN—海湾战争》及《回赠贾曼》等几首则是病前写的。

而那首被用作书名的《破晓时分》，看来仿佛是战胜死亡后对生命的感悟，其实是在被证实患癌症之前写的。1996年10月杪，我与友人杨丹到槟城公干，其时并不知道自已患病，只觉极度疲劳。那晚住在海滨酒店，面对蓝色的海洋，一觉醒来，忽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便把这种感觉写在一张餐厅的单据

上，并不觉得它是诗。大约到了 2000 年，在收拾整理杂件时，偶然发现这张涂在单据上的草稿，读起来觉得是一首诗，我几乎不加修饰地将之保存下来了。

我在 1953 年开始学习写诗，到去年 2003 年，已经走过 50 年。半个世纪的生活经历虽说也不平凡，但是文学创作成绩却不过尔尔，至今连这本《破晓时分》也只出版区区七本诗集外加几本文集而已。

我唯一感觉自豪的大概就在于能坚持这样长久。我应感谢在文学道路上引导我、鼓励我的导师们和朋友们，更要感谢我的太太、家人和兄弟的支持。

50 年后的今天，出版《破晓时分》，就算是一个小小的纪念吧。

我照例以诗的内容将书分为两辑，没有编年的先后。

第一辑《破晓集》是一束即兴式的抒情短诗，其中《记水仙花》记录了 1997 年初在北京肿瘤医院治病时院长徐光炜教授和其他中国大夫对我治病之恩。三篇悼念诗却分别对三位艺术界好友，即诗人乌斯曼·阿旺博士、画家黄乃群和作曲家蓝草逝世的哀悼。2002 年 6 月 31 日致给史学家刘子政的诗《且留下一个传说》，却在隔两个月后的 10 月 31 日惊悉他的逝世。这辑诗几乎都围绕着生与死的主题，但总体上还不致陷入悲观，苍凉中还能保持一些生命的不屈。

第二辑《断章集》，收的是一些以现实见闻为题材的诗，从生活琐事、社会事件、民族传说、华文教育到中东战争，内容

和形式较为杂乱。为了纪念，我在这一辑中收入两首属于补遗的旧作。一首是写于1953年的处女作《石龙门》，另一首是写于1963年的《望边疆》。

附篇《赠诗集》，收集多年来友人的赠诗。

在1987年出版的第三部诗集《旅者》中，曾附一辑《诗的礼物》，收入慧适、端木虹、差它、郑祖、李寿章、苻水、秦林、马田、田舟及费加等八位友人的12首赠诗。

此后我又先后收到或在报刊上看到一些诗友的作品，当时便收在杂件里，有的也早已遗忘了。这次整理旧稿，陆续把它们找出来，数一数竟有近30首之多。

赠诗作者从著名的前辈到新进的后辈，写作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每一篇都在不同的时空表达对我的关怀、爱护和鼓励。这些朋友即使在我生命困顿或危急时，也不忘致送他们的祝福。

这些友人中，有的已经作古；其他有继续在文坛上耕耘的，有久未联系的，他们都记在我心里。我如何感激他们呢？现在把他们的作品辑成《赠诗集》，一来作为纪念，二来也算是弥补我当时未能致谢的内疚了。

柳松就是柳舜，原名孙哲余。关于他，我曾先前的文章中多次提及。他是最早鼓励和帮助我出版《盾上的诗篇》的新加坡作家。时至今日他还时时关怀我。1995年他出版诗集《忧思曲》，我接到赠书后写了一首题为《我们的浪漫》的诗致谢：“那深情的音符／是另一个序曲的开始／点燃了／我命运的／

交响”。

也为了纪念我们 50 年的友情，这次出版《破晓时分》，我特别邀请他为诗集写序文。

关于差它的两首十四行诗的传奇性历史，我曾经在 1981 年写的纪念杏影先生的《永远的怀念》一文中详述过，这两首写于 1965 年 10 月 28 日的诗，其实是作者差它致给杏影先生的。但诗中提及我的《盾上的诗篇》。

洪钟是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是砂劳越州最负盛名的艺术家，生于 1916 年，毕业于刘海粟开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也是诗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即狂热追随戴望舒，50 年代出版现代诗《海潮集》。1995 年，我为他的诗集《池畔集》作序，称他为现代诗的远征者。他于 2003 年 3 月 31 日逝世。

柔蜜欧·郑是印尼华裔诗人。在几次国际诗人集会上见过他，他的诗和他的名字一样有一种浪漫的色彩，其实老成持重，给人一种德高望重的感觉，开会活动期间，我常陪伴他，牵他过马路。1998 年逝世。

苻水原名陈宜焕。和他的相遇全是偶然。1982 年中，我在新山公干，同事陈梅春向来访的父亲介绍我是“丘先生，也叫吴岸”时，距我约十来尺遥的陈先生突然张开双手向我走来，紧紧的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啊呀，你就是吴岸吗？原来你就是吴岸！天涯何处无芳草，我找了多少年都找不到，今天终于给我找到了啊！”

原来陈先生在上世纪 30 年代已活跃在马华文坛上，他的文章曾被收入由巴人所编的马华文学最早的合集《无花果》

中。我们认识后，他非常关心我，曾赠我两首长诗和一首律诗。长诗《诵读华章》曾经收入诗集《旅者》中的《诗的礼物》篇中。陈先生于2000年逝世。

贾曼是内蒙古诗人。岭南人是泰国华裔资深诗人。蒋风教授是我在第二届国际华文文学会议上遇见的中国作家，著名散文家。适民是新加坡资深诗人。

驼铃、杰伦、李寿章，都是与我同辈的好友。

田宁是我中学时期的学长。关于他，我在为他的诗文集《相遇在出发的起点》写的序文中有所叙述。1997年我患癌症以后，学习郭林气功以辅助康复，后得到郭林气功老师的帮助，成立气功研究会。他是第一个自愿担任辅导老师的人，至今仍是研究会的功法总教练，几年来帮助许多癌症患者康复，其奉献精神备受赞扬。

郑会石是砂劳越上世纪60年代初崛起的诗人，他以“卡斯特”的笔名在当时我编的《拉让文艺》副刊上投稿，当时手法已趋现代。80年代移居澳洲。阔别20余年后重逢，诗人风采依旧。

南乡子即辛金顺，现居台湾的大马著名诗人。

秋山、王涛、雁程、田风、林野夫、蓝波、归来等，都是我国年轻一辈的诗人。

高青是现任联邦副部长的拿督郭洙镇。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一个砂劳越人民联合党的政治集会上，当时他是代表西马民政党来为联合党竞选助阵的。在挤满上千人的戏院里，他以激昂的声音赞美砂劳越州风光，赞美砂劳越人

民多年来为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然后说：“砂劳越有一位闻名的拉让江畔诗人吴岸，有他美丽的盾上的诗篇”。随着会场上响起掌声，但那时就连坐在我旁边的人们也不知道吴岸是谁。

我后来参与西马文坛活动，常有机会见到他，聆听他对文学的精辟见解。1999年他曾为周伟民教授与唐玲玲教授合著的《奥斯曼·阿旺与吴岸的比较研究》一书主持推介礼。

他特别欣赏我的一篇少为人知的短诗《等待》，在多次演讲中提及。这首诗是这样的：“海／退潮后／仍深深怀念着／沙岸上的斜舟／／季节风／远去了／又遥向／断桅问候／／你可醒来了／舟子／从昨夜的／酒愁？”

1998年5月的一个夜晚，他意外地到我家来探访。那时已经夜了。他是趁来古晋公干抽空来的。在这种场合，他是不谈政治的，他毕竟是个诗人作家。我们谈文学、谈诗、谈文坛的近况，直到深夜，他才离开。

第二天，我到公司上班时，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个写着吴岸先生收的信封，打开来看时，两张乳黄色的酒店的信笺上，一行行笔迹工整的楷书，是一首题为《致吴岸》的诗，署名高青。我惊奇发觉，信笺上注明写作日期是5月25日，正是前夜他离开我家返回酒店后写的。

我就把这首诗作为《破晓时分》的序诗吧。

2004年端午节于葛园



目 录

感情的烈酒五十年不变(代序) 柳舜
致吴岸 高青
自序

【破晓集】

- 
- 1 破晓时分
 - 2 前奏
 - 3 生还者
 - 5 夜行遇暴雨
 - 6 修葛记
 - 7 晚霞
 - 9 钟声
 - 10 记水仙花
 - 13 穿越
 - 14 岁月
 - 15 菇
 - 16 无题三首

- 17 无题三首
18 噬
19 送别二首
21 回赠贾曼
23 访天涯海角一怀苏轼
25 悼乌斯曼·阿旺
27 悼画家黄乃群
28 悼作曲家蓝草
31 且留下一个传说
34 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断章集】

- 37 石龙门 (1953)
42 望边疆 (1963)
44 犀鸟颂
45 天猛公之筵
46 布安河传说
49 NGAJAT
53 断章
55 山坡下的木屋
57 小女孩
58 千禧年之晨

- 60 书展
61 重聚
63 发现
65 外语
67 另一类进化论
69 无题三首
70 无题三首
71 解冻以后
72 CNN—海湾战争
73 游戏规则
74 西岸消息
76 巴格达二首
78 写在流蚀与火劫后的赞歌
87 在新纪元的台阶上

附 【赠诗集】

- 95 柳 舜：给诗人
98 差 它：十四行两首
100 苻 水：七律·致吴岸
101 荐 水：祝贺你的新居
111 洪 钟：诗翁未归
113 驼 铃：残损的微笑

- 116 杰 伦：七律·写寄吴岸
- 117 田 宁：你我心中追着一团火
- 123 田 宁：致吴岸元旦日接来电报兄平安
- 124 郑会石：致吴岸
- 126 贾 曼：赠吴岸兄
- 127 岭南人：岭看岸，岸长一寄吴岸诗友
- 129 柔蜜欧·郑：赠吴岸
- 131 蒋 风：这是一页彤红的贺年片——
致沙撈越诗人吴岸
- 133 适 民：致吴岸
- 134 南乡子：你又何曾睡去
- 136 秋 山：九重葛
- 137 秋 山：路
- 140 秋 山：迎接
- 142 王 涛：伤痕
- 143 王 涛：达邦树
- 144 李寿章：诗的火炬播种者
- 148 雁 程：触
- 149 雁 程：诗人的书房
- 151 田 风：砂州一柱庄严的火
- 153 林野夫：诗人印象一致诗人吴岸
- 154 蓝 波：感
- 156 归 来：诗人—吴岸

【破晓集】



破晓时分

破晓时分

我听见一种奇异的声响

一种全新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

晨光也是奇异的新

长夜的黑暗

铸造了如此明亮的白昼

生命的种子

总是在黑夜里播下的

我记起来了

但我忘了我是谁

我没有名字

窗外的树在晨风中轻轻舞蹈

我想

今后即使有狂风来袭

也可以随之舞得潇洒

一面高歌

片片的落叶

都是新的生命



前奏

它守候在我的窗前
它等待守候者的啼唱

每当我熠然拧亮台灯
窗外的山雀便开始引吭
室内的音乐挂钟
也琤琤然鸣奏

我们不约而同
默契如斯地
演绎生命的前奏

我于是欣然命笔
看对面屋脊上
鱼白初露

生还者

也许他是
劫后唯一的人了
冷漠的眼眸中
有烈火的灰烬

用微笑
包扎了心的伤口
以一片薄冰
盖住欲喷的火山口

漫无目标地行走
为了寻觅那失去的目标
满街陌生的眼光
一路熟悉的流言

怀着死去的同伴的遗言
可没有人相信

直到倒下
没有留下自己的遗言

他觉得地在沉没
自己仍是个生还者
深信明日的朝阳
是今天的落日



夜行遇暴雨

既然已驶入这崎岖的山径
既然黑夜已经降临
既然
又下起滂沱大雨

车灯照不透黑暗
拨水器打不开视线
风雨从四面猛击
我沉入深海底

方向盘握紧
马力还可坚持
速度尽可以放慢
仍匍匐
仍潜行
又一声雷霆轰鸣
闪电
为我探路

修葛记

未曾忘记
你那虬遒的枝干
依然是不屈的脊髓
只因我的疏离
让你的残枝留下了憔悴

雨季已经过去
艳阳又来照灼
我来了
不戴着手套

抚动你的泥床
享受你的刺痛
重拾你的繁华

炎炎的八月天
看我颅顶茕白
看你枝头丹彤

晚霞

那晚霞

正在我家的上空停泊

我深信不疑

我深信不疑

就在那个方向

归途的方向盘左旋右转

总朝向那个方向

那一片无限好的天色

绚烂如花海

壮丽如火山

澎湃似惊涛

落日匆匆

谁又能作孤鹜与它齐飞

回到家门

夜已深沉
走进满室的黑暗
我仍深信而不疑
那晚霞
曾在我家的上空停泊



钟声

我常在空暝的暮色中
听见一丝欲断还续的回响
远远 近近
或遥望炊烟缭绕的山村
或行经香火鼎盛的庙宇
或翻开王维的诗卷

我乘坐那如丝的涟漪
向音波的中心回归
涟漪渐渐缩小
声音渐渐洪亮
终降落
在姑苏城外
那令人千年难眠的
夜半情深的一次
推敲

记水仙花

——壬午春节致北京徐大夫

二〇〇二年冬至日，接到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徐光炜教授的贺年卡，卡上写着：“恭贺您又向胜利迈进了一步”。回忆一九九七年一月，我因肠癌到北京阜城门外北京肿瘤医院就医，蒙徐光炜大夫亲为手术并照料。住院期间，逢春节将临，徐大夫赠送亲手栽切的水仙花一盆，置我床案上。时至农历正月初一日清晨，闻满室芳香，十数花蕾徐徐绽放，在病床上挨过漫漫寒冬的我，顿觉春天已经到来。五年后的今日，复接徐大夫关怀，惊喜之余，因志诗一首回赠。

日炙雨淋
六十载赤道颠簸
终失足跌落
北极深渊

北京机场外
寒风凛冽
大地裸露在皑皑白雪中

呵，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
是我最后的驿站吗？

而裸露在手术台上
是更冷的冬季
任你曾是烈火中的缪斯
此刻是冰封千年后的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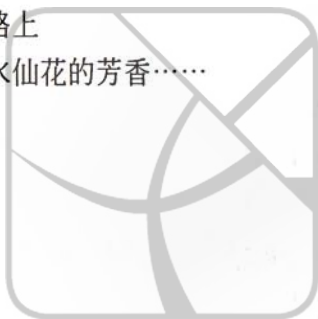
不，冬天就要过去
我将给你春天
一息尚存中
我听见你说
听见中国的大夫说

多少个漫漫长夜后
在一缕幽香中
我看见了阳光
窗前
一盆水仙花
正在绽放
伴着妻的微笑

我感到你手的温热
听到你亲切的呼唤

缪斯，醒来，醒来
春天已经到来
阜城门外 远远
传来庙会的鼓声……

沫风栉雨
又五年
我在征途中
苍髯披拂
一路上
有水仙花的芳香……



穿越

记否当年
我们戏嘻在山村泥塘
潜入黑暗的水中
挑战生命的极限
直到喘吁吁蹿出水面
你我
似黑溜溜的泥鳅

记否当年
我们将青春跃入红尘
穿越熊熊的烈焰
冲过死亡的地带
在烈火中重生
你我
笑比劫后的凤凰



岁月

记忆是一种光吗？

时间曾是明亮的

否则为什么

那逝去的岁月

在黑夜里

依然熠熠生辉？

记忆是一种声音吗？

岁月曾经是洪亮的

否则为什么

在静寂中

那辉煌的岁月

歌声依旧荡漾？

而我们

曾以光和歌声

抵挡了黑暗和死亡

菇

——题摄影家严安干作品

看他们世世代代
在静悄悄中
轰轰烈烈地
在热带密林中
前仆后继
多少亿万年了
生命
卑微而壮丽
瞬息而永恒



夜来一阵骤雨
今朝遍野奇葩

无题三首

(1)

不要怕
夜是地球的影子
地球的另一面
阳光正明媚

(2)

夕阳山外山
收藏了多少绚烂
明朝
它依旧
清明雅淡

(3)

云山乱
风雷涌
终须还我
一字清澄

无题三首

(1)

入静

睁眼

墙角的九重葛

在暮色中更艳丽了

(2)

生的欢乐

当重又看见

跳跃在阳光下

自己的影子

(3)

最是绚丽

晚来的

潮汐



噬

一个浸润过母亲的爱和泪的希望
一个幻想穿越宇宙的童话
一个被你一万年祝福过的青春
刹那
变成一滩模糊的血肉
在繁华的城市的
安全岛上

车流
依旧呼啸而过
湮没了
生还者的
哭泣

送别二首

(一)

说是上午十时举殡
谁料到时你已起行
平日只争朝夕
告别竟也如此匆匆
看不见你
只见青烟中
一纸幡旗
写着
百年尘梦如流水

(二)

和老妻相依为命
老校长安息了
弥撒过后
众人随着灵车上路
老太太忽然喊一声

停止
等一等
家里没有人
我忘了锁门……



回赠贾曼

在赤道漫漫的长夜里
我把青春交给风雨
把心曲付诸孤灯
让它焚毁
让它流失

在北方茫茫的草原上
一个白发苍苍的歌者
以雄鹰的姿态
在朝曦中
唱起我的歌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即席
于佛山第三届国际华文诗人讨论会上

注：贾曼，来自内蒙古的中国著名诗人，著有《塞上的春天》等
四部诗集及诗体小说《野茫茫》等。

附：

致马来西亚诗人吴岸

贾曼

难道你的银须是泪水的凝冰
难道你的黑发是森林的苍郁
吴岸 吴岸
人生无岸
诗歌无岸
我们有幸相遇南海
诗心不老
眼前，还可以迎送浪峰涛山！

访天涯海角

——怀苏轼

当年的蛮烟瘴雨
湮没不了你孤傲的足迹
山鸣海啸
也掩不住你动地的歌吟
被流放的诗魂呵
在天地的绝处挺立
挺立成顶天的
椰树



我在九重葛的红紫中
遥望山下翠绿的椰林
岸外蓝天连碧海
雪浪拥白云
天涯海角何在？
天已无涯
海已无角
来自五洲四海的诗人

此刻正把自由歌

唱向

九霄外……

1998年3月28日于中国海南省三亚参加第四届国际华文诗人
笔会时作。



悼乌斯曼·阿旺

战斗一生
在二十一世纪
第一个斋戒月的
黎明前夕
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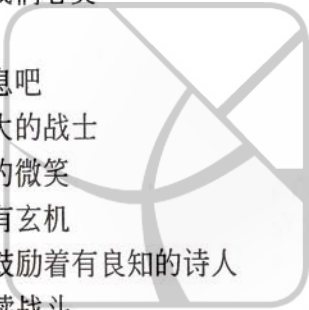
不显眼的新闻
报导你的离别
微笑依然慈祥
像干榜的老乡

就在你的遗照旁
是纽约电讯的大字标题：
更多美国兵进驻阿富汗
B52 型继续轰炸

七彩缤纷的图片
马扎里沙里夫古堡监狱里

横尸遍野
西岸加沙的巴勒斯坦城镇
在冲天的浓烟中

但我听见
你的歌声依然响亮
白鸽，遨游世界吧
Salam Benuar
你的呼唤
在我们心灵



安息吧
伟大的战士
你的微笑
没有玄机
只鼓励着有良知的诗人
继续战斗

安息吧
永远的乌斯曼
素馨花
永远的芬芳

2001年12月5日葛园

注：马来西亚著名诗人 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乌斯曼·阿旺
(Usman Awang) 于2001年11月29日在吉隆坡逝世。

悼画家黄乃群

昨夜风急
后院的芭蕉树
沙沙作响
今晨
却更苍翠了 ①

踏遍山山水水
历尽风风雨雨
只为了寻觅生命的色彩

花和苹果是一种色彩
风和爱情是一种色彩
泪水和欢笑是一种色彩

而死亡
是一种更绚烂的色彩



① 马来西亚著名画家黄乃群不幸于二十一世纪钟声的回响中悄然离去,《后园芭蕉图》是他生前赠我的一幅图画作品。

悼作曲家蓝草

(一)

那一夜
我们在寂寞中
倾听那仿佛来自天外的
你的歌
我们看到屋檐上星光
在微笑
在闪烁
闪烁在我们的
泪眼中

可谁也不知道
你已陨落
谁也不知道
你已远去
不知道你那孤独的微笑

来自亿万
光年外

(二)

那是我的诗
还是你的歌呢？
当你把我的心曲
铸入你生命的旋律
当你拒绝了我们的晤面
(让我们作个神交吧
你在信上说)
诗与歌
从此就难分了

不，那是你的诗
是你生命的诠释
不，那也是我的歌
当我远去
当我陨落
穿越过亿万光年
我们仍闪烁
我们的微笑不再
孤独

附记：蓝草，原名蓝抱玉，槟城人氏，80年代开始常为我的诗作谱曲，共二十多首。每有作品即寄赠予我，但始终不愿与我谋面，只称愿作神交。1999年6月中，配合大马董总在加影举办《吴岸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作品首次有机会发表，由女歌唱家杨浣妮演绎，共六首，听者深受感动。我事先曾致函邀请蓝先生出席演唱会，未得回复。至同年十一月中，惊悉他已于年初辞世。回想当晚演绎其作品之一的《真情》所云：“当你看见我的微笑／而我已经远去／当你在寂寞的夜里／看见屋檐上的星光／而我已经陨落……”不胜唏嘘，因作此诗以为悼念。



且留下一个传说

——致史学家刘子政

重要的是
我已横渡大海
且单独
且留下漩涡

——引自拙诗

独立拉让江畔
望滔滔白浪
怅寥廓
问滚滚江水
谁能挽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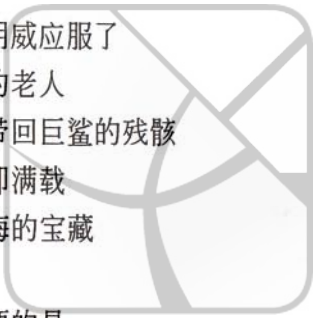
月黑风高
你独自扬帆
向消失中的海洋

垂钓、网猎

搜寻、钩沉
在沧海横流中
捕捉瞬息的流光

四十载浮沉
让惊涛骇浪
淘白了
金色的年华

海明威应服了
他的老人
只带回巨鲨的残骸
你却满载
深海的宝藏



重要的是
你已穿越汪洋
且单独
且留下一个传说

掌声中
你已飘然而去
道是
回丹绒马尼

观潮……

2002年8月31日 葛园

补记:

刘子政先生不幸于2002年10月31日逝世。病发时正在丹絨马尼工作,在紧急送往泗里街医院途中不治时距我写此诗刚好两月。2002年11月19日我另作悼文《潮声中你飘然而去》文中有云:“我不能不感到悲怆,先生应该活得更长久。当我写‘掌声中/你已飘然而去/道是/回丹絨马尼/观潮的诗句时,我是在祝愿一生淡泊名利的他暮年的潇洒却料想不到他在丹絨马尼的潮声中离去。”令人不胜唏嘘。



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挚友李孔清医生与弟孔祥为纪念母亲邱太夫人养育之恩，撰《我的母亲邱梨娣》一文，记述太夫人自在中国福建家乡及至南来砂劳越后一生沧桑的经历。太夫人秉性慈祥，贤淑刚强，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更含辛茹苦，养育儿女成才，为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性。太夫人的奋斗史迹与李医生兄弟对母亲孝敬之情，感人肺腑，遂草此诗致赠。

在那张破损照片里
我看到了您的倩影
一个衣裳朴素的少妇
手抱一个初生的生命
像高举一个希望
以一种平凡母爱的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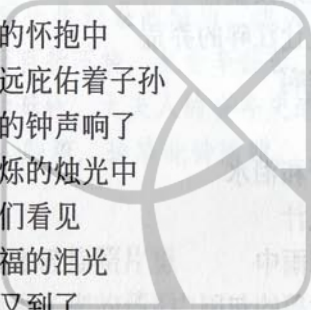
而您的青春已经霜雪
啊 母亲
看您眉宇间残存的愁云

仿佛在诉说着
一个山地姑娘
多舛的命运
纯良如一只小兔
穿过高山
涉过激流险滩
从虎爪和山洪里逃出
却逃不过命运的揶揄

陪着丈夫远渡重洋
归宿是拉让江畔的莽荒
何其艰难啊
母亲
您以血汗和泪水
凝结的乳汁
在蛮烟瘴雨中
在毒蛇猛兽的包围中
为儿女
灌溉了
一个温暖的天地

是什么力量啊
让您无休止的付出
默默承受世间的苦难
青春无悔

终年无悔
是爱
母亲
是您怀抱孩子的体温
是您送别孩子上学的叮咛
是您头上丝丝的白发
是您弯曲酸痛的脊背
是您那一颗
伟大母亲的心



在您的怀抱中
您永远庇佑着子孙
圣诞的钟声响了
在闪烁的烛光中
儿孙们看见
您幸福的泪光
春天又到了
后院里
您栽种的胡姬花、富贵花
已盛开，
母亲
您可听见
儿孙们银铃般
幸福的笑声……

2003年圣诞节于古晋葛园

【断章集】



石龙门 原注①（1953年作）

我慢慢地，

在你那不长的碎石路上走着。

我的眼睛，

熟悉地望着

路旁两列蹲着的木房子，

和那像穿上了补着不同颜色的破衣的

小木屋和亚答屋，

也望着许多匆忙地活动着的黝黑的人们……

我又来到了你的怀抱。

我从我的狭小而晦味的家里走来，

不是为了要玩赏你的美丽的风景，

而是为了要看到我从来没有看过的

树木和火，

和得到我从来未曾得到的

养料和水。

我曾经这样地幻想：

让我赤着脚，
走过你的土地上
每一间破落污秽的亚答屋。
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家……

我最爱听这儿的人们
述说着你的故事：
（带着火烈的瞳孔）

那是很久以前，
在你的土地上
饥饿的人们
为了要得到面包，
像火山
像洪水
像猛兽，
咆哮起来，
疯狂地咆哮起来！
于是，在你的土地上，
也开始了残忍的屠杀……
如今，在我的皮箱的底层，
藏着几根化石似的黄色的骨头，
那是从你英雄的山洞里拿来的 原注②

这儿的人们如何也忘不了：

那一次，
十多年前的一个动荡不安的夜晚，
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在你的镇上忽然起了大火。
红色的火舌接着黑色的天，
吞灭了人们血和汗结成的果实。
剩下的只是焦黑的土地
和人们的哭泣。……

第二天，
第二天啊！
萝卜头静悄悄地爬到了
你的身上。……

如今，在烧焦的土地上，
又盖起了房子。
黝黑的人们，
在辛勤的劳动。

然而呵！
你可知道，
那大腹便便的可怕的怪物，
昨夜已来到你的身旁？
把那没有踪迹和影子的
吸血的器具，
安置在你那苍白的肉体上。……

当夜的黑幕盖住了你的脸庞，
两旁的木屋沉静地躺着，

像死去一般。

从屋檐下望过去：

黑色的柱子

像骷髅的阴影，

只有几盏路灯，

张着疲倦的眼睛

互视着。……

清晨，

周围是那样的寒冷。

人们又开始蠕动起来，

像蚂蚁一样。

汽车的机声粗燥地动荡起来。

对面渐渐显明的结莲山矗立在空中，

沉重地压在你的

肩上

山腰间飞来白色的烟雾

也蒙盖了你的脸庞。……

石龙门呵！

我的土地，

告诉我，

在什么时候，

将夜的黑幕，
和晨的烟雾
揭破？
赶走？
在什么时候，
你那像妇人一样苍白的脸
才能呈现出微笑？

原注①. 石龙门(Bau)在砂劳越西部,古晋西南二十四哩的一个小市镇,为著名的金矿区。

原注②. 1857年,这儿的人民,因不堪土王的压迫,群起反抗,据传说,当时人民斗争到最后,被赶至一山洞中遭焚烧而死,此山在市镇的旁边,曰“鬼洞”,洞里还存在余留至今的若干骨头。

望边疆（1963年作）

崇山峻岭，
嶙峋三千里，
莽莽加里曼丹，
南北两天地
遥望边区风光，
白云下面一片翠绿美土
其实蛮烟瘴雨，
弥漫了一个地狱。

猿山深，
蟒林更密，
多少强悍民族兄弟
在受苦。
刀耕火种，
代代饿死，
只有猿啼代哭。
只恨那殖民主义残酷，

几时把它铲除？

今天人民
武装起义，
边疆枪声急。
多少热血男儿
奔上梁山结寨打游击，
待来日，
金铜当战鼓，
长矛土枪齐出，
把这荒山密林，
变成反帝反殖
最前阵地。



犀鸟颂

人类历史上的皇冠
都用黄金钻石打造
你争我夺
终究跌落
破碎

我的皇冠
有生命的血脉
栖息在丛林高山上
纵使被狩猎
仍在子孙
头上
一代又一代

注：犀鸟(Hornbill)为婆罗洲特产的鸟类,伊班族视为神鸟。

天猛公之筵

在拉让江的上游
在伊班人的故乡
尊贵的天猛公大酋长
正在招待他的远方的客人

早餐
他以唐朝的酒樽敬杜阿米酒
中餐
他用宋朝的瓷盘盛恩布劳鱼
晚餐
他准备了那香喷喷巴里奥米饭
看
美丽的女儿端出清朝的大花碗

注：天猛公(Temmgong)为伊班族酋长最高的称号 杜阿酒(Tuak)，即伊班族人的米酒 恩布劳鱼是拉让江的特产 鱼肉鲜美。巴里奥香米，巴里奥高原(Balio Plateau)的特产米。

卡布安河传说

从白云缭绕的克林干山
潺潺的涧溪奔流而下
汇成了迂回湍急的
卡布安河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
卡布安河涛声不绝
不论早晨还是黄昏
卡布安河都光彩耀眼

传说河畔有一个干榜
干榜里有对年轻恋人
正直勇敢的猎人达扬
爱恋着美丽的姑娘雅兰

雅兰的父亲屋长巴力
断然拒绝了达扬的求亲

邻村的马南沙盖
是他心目中的女婿

父亲的意愿不能逆反
屋长的命令不能违抗
雅兰哭断了肝肠
达扬更日思夜想

长屋里婚礼就要结束
头戴银饰的新娘满面泪痕
那满缀彩珠和银盾的衣裳
闪着耀眼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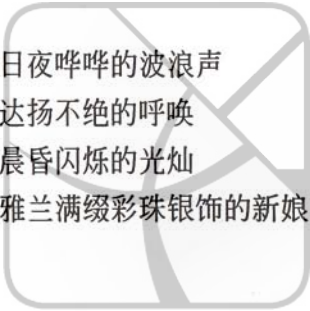
河边长舟就要把她载走
绝望地她登上命运的船
心中却仍在呼唤着
达扬达扬不要离开我

伤心的达扬此刻站在河岸上
千杯杜阿酒使他愁更愁
他疯狂似的高喊道
雅兰雅兰我们不能离分

长吼一声他纵身一跳
跳落在迎亲的长舟上
刹那风起波涌惊涛拍岸
翻复的长舟啊不见了踪影

从此卡布安河畔的长屋
流传着这凄美的爱情故事
从此卡布安河水声哗哗
滔滔波浪闪着夺目的光灿

那日夜哗哗的波浪声
是达扬不绝的呼唤
那晨昏闪烁的光灿
是雅兰满缀彩珠银饰的新娘衣裳……



NGAJAT

—— 致伊班友人西蒙并祝贺达雅节

铿铿锵 铿铿锵

冠帽上的犀鸟羽毛
在黑暗中摇晃
天未亮
他踩着轻快的节奏
在森林里探索
一手执着长矛喷筒
一手执着盾牌
腰间挂着巴朗刀



他窥见树林中有人的黑影
那人也在黑暗中探索前行
也一手长矛喷筒
一手盾牌
却看不清他的面孔

一场藏匿
一场侦察
一场追逐
他们互相遭遇了
黑暗中刀光闪闪
两人在互相叱喝声中
展开了厮杀

铿锵铿锵

勇敢的他
砍下了对方的头
(巧妙地把对方的冠帽拉下
对方应声倒地)
他发出了胜利者的呼喊
他踏着胜利者的舞步

曙光透入森林
大地渐渐明亮
他看见了死者的面貌——
那是什么敌人啊
啊啊 啊啊
那是我的兄弟
那是我的兄弟啊！

我杀害了我的好兄弟！

他抛弃手上的武器
提着死者的首级
悲哀地跪在地上
神啊 原谅我吧
宽恕我的罪过
哀号 忏悔
他踏着悲伤的舞步
在死者的四周祷告

冗长的祈祷感动了大神
看 死者复活了
他骤然一跃而起
(手上的冠帽
巧妙地往死者的头上戴)

呵呵 呵呵 呵呵
我的兄弟复活了
我的兄弟复活了
他紧紧地拥抱自己的兄弟
他们拾起地上的矛和盾
相对翩翩起舞
冠帽上的犀鸟羽毛

随风飘荡

铿锵铿锵 ……

注: Ngajat, 一种伊班族传统舞蹈, 通常由身著战袍的武士表演。

铜金, 是伊班族铜制敲击乐器的华语俗称。

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以此题材写成《达雅舞蹈艺术中的浪漫主义》一文。达雅族包括伊班族 比达由族等土著民族, 占砂劳越人口最多者。我有鉴于多年来达雅族在政治上因某些因素遭致四分五裂, 甚至兄弟阋墙, 故再以此题材作诗, 寄望他们团结。



断章

轻车绕出市尘

正雨后斜阳

不约而同

我们唱起童时的歌曲：

雪霁天晴朗

腊梅处处香

骑驴把桥过……

眼前霍然一字清澄

一道飞虹

横空飞落江波

雨林苍苍

椰影婆娑

看对岸马来村落

炊烟袅袅

停车驻足
我们竟忘了来时的歌儿
我们陶醉在暮色里
直到夕阳西沉

回程中
我们又记起那未唱完的歌儿：
 好花采得瓶中养
 伴我书声琴韵
 共度好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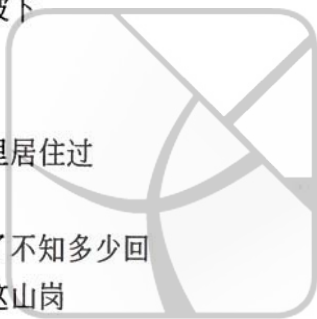
山坡下的木屋

行车上山岗
绕过旧日的校园
就瞧见山坡下
一间木屋

我曾在那里居住过
妻说
她已经说了不知多少回
每次行经这山岗

我怎么不知道
那是我们初遇的地方
一个农村的女孩
老远到城里上中学

行车又绕过旧日的校园
又瞧见山岗下的木屋



我曾在那里居住过
妻又指说

妈妈
你已经说过几百回了
女儿回答说



小女孩

小女孩

指着墙壁上爸爸妈妈的婚照

质问道

你们为什么把我也忘了

不帶我一起拍照？

沉默

女孩哭了

找洋娃娃去了

照片里的男人

眼睛眨了一下

照片里的女人

唇角

露出

摩娜丽沙的微笑



千禧年之晨

晨星闪烁
远处传来回教堂的颂经声
佛堂上法轮通夜明亮
我们守望着
还在睡梦中的孩子的梦
等待着
人类等待了千年的
晨光

隔邻传来新闻广播
庄严的乐声后
隐约听见
北海上飞机坠毁
西岸坦克再前进
谁家的防盗器
忽地鸣响
派报员从门口

掷进了
一卷彩印的人类
尸体

空中升起的不是太阳
那闪烁了亿万光年的晨星
明天不再
闪烁



书展

歌德

是青年励志学的顾问

巴斯德纳克

研究百病尿疗法

而奥斯特洛夫斯基

此刻正落入炼钢的炉火中

题记:

浏览《千禧年书展》,琳琅满目的图书中,赫然发现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陈列在青年励志部,巴斯德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医药卫生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冶金部。

重聚

谁说世上没有重聚的散席
老朋友围坐一席桌
来
让我们把酒叙旧

寒暄之后
便闻讯号声哗哗
更有音乐如十万火急
来自谁的口袋
不 谁的裤底



于是人人拿起H/F
“三缺一吗？随时奉陪……”
“我非赢不可，那家伙想推翻……”
“柏斯的卡西诺…”
“……”

我望着冷了的清蒸鱼
那凸出的白眼也望着我
仿佛说
你我
同病相怜



发现

被谁追赶
又在追赶谁
你喘息着
在喧嚣的人流中
在阻塞的车流中

时间在追赶你
你在追赶时间
时间消失
你也消失

偶然走进一间咖啡厅
在一个静谧的角落里坐下
一杯香浓的咖啡后
在渔舟唱晚的轻荡中
在幽光笼罩的玻璃壁前
你看见一个人



对面而坐

一个久别的人

悠然又潇洒

你微笑

他也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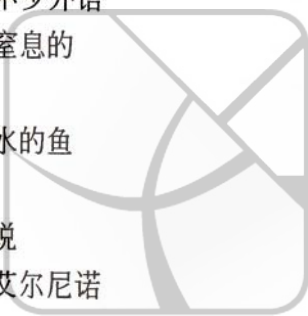
你惊愕

他也惊愕



外语

这几年
我们学会了不少外语
在一次令人窒息的
烟霾中
我们像离开水的鱼
喘息着
口齿不清地说
艾尔尼诺，艾尔尼诺



河水浸在市中央
孩子的体温居高不下
不，他们说
这不是 Denggi，
这叫柯沙其 柯沙其

而连绵的雨水
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叫作拉尼娜 拉尼娜

还有什么新的外语呢？

立百、脑膜炎？

说不清

俗语说

学到老

学到死

什么？

SARS！

杀死？！



另类进化论

——练功有感

谁能说从猿到人
不是另一种的退化
人类失去的岂只是
攀腾悬高的长臂

最先醒来的
是我们的老祖先
他们在龟鳖的闭息中
发现了宇宙的秘密
太阳和月亮的交辉
竟在你的丹田（注）

于是降尊临卑
频频向五禽五体投地
你模山虎伸腰
他仿金鸡独立
再一步白蛇吐信

挑战极限的岂只有
奥林匹克的冲刺
且作仙鹤飞翔
看缓缓展翅中
生命终点
渐行渐远……

注：从文字构造上看，“丹”字是“日”和“月”两字的叠合。



无题三首

(1)

一场彩排后
再没有
正式演出的机会了
人生



(2)

干枯的笑声过后
沙漠
又扩大了

(3)

都说是归来寻旧巢
不 先生
我是它的孙子
燕说

无题三首

(1)

昂首阔步的英雄
其实都匍匐着
在历史的
道路上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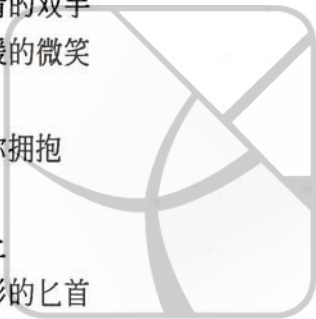
以自尊
筑一个巍峨的城堡
禁锢了一个
自卑的
灵魂

(3)

历史博物馆里
金光灿烂皇冠旁
总放着
锈血的
宝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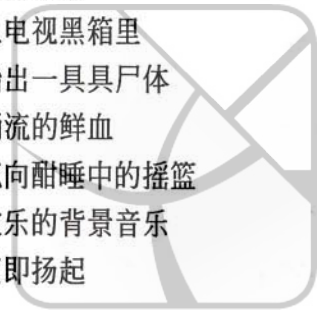
解冻以后

他从机仓里走来
远远
伸出热情的双手
带着温暖的微笑
然后
紧紧把你拥抱
悄悄
在你背上
插上无形的匕首



CNN — 海湾战争

那年
屏幕上
火树银花
从电视黑箱里
抬出一具具尸体
淌流的鲜血
流向酣睡中的摇篮
欢乐的背景音乐
随即扬起



游戏规则

不要以为
世界是个电子游戏机
一场包胜的战争
宇宙间有更大的游戏规则
GAME OVER
才是游戏的开始



西岸消息

手枪放在面前
枪口对着残垣外

以色列坦克的炮口
又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楼房摇摇欲坠
拉姆安拉已成废墟

他高声回答世人传话
不，没有人动摇
没有人害怕
更没有人退缩
我们将走向耶路撒冷
路上会有无数兄弟牺牲

唯一的矿泉水已用完
电流已被切断
微弱的蜡烛

在风中

什么？接受放逐？

你在跟谁讲话？

听着，你们这些记者

你们的用词要准确

我是雅沙阿拉法！

雅沙阿拉法！

Martyr!

Martyr!

Martyr!



巴格达二首

一、伊拉克的孩子

把书包搁在路旁
他们以瘦弱的小手
互相扛起沉重的沙包
像幼稚园的孩童
堆叠着
小小的堡垒
在巴格达街头

五角大楼刚宣布
美国已制成
世上最大的炸弹
布什总统接过电话听筒
谢谢你的祝贺
布莱尔先生
我正从白宫的玻璃窗内

瞧见那群小小的白老鼠

二、伊拉克母亲

身披黑纱
走过巴格达街头
风暴前的沙尘
扬起她的长裙

从波斯海湾上
一千枝大炮
一万枚巡航导弹
正以林肯为名
以罗斯福为名
瞄准着她



风暴前的沙尘
扬起她的黑色的长裙
她信步走向
广场……

2003.3.17

写在流蚀与火劫后的颂歌

——记旧地重游实文然

我们一行三十几人，在黄国忠先生的率领下，乘坐巴士车，从古晋国际时报总部“承恩楼”出发，北上三马拉汉省，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在风雨如晦的黄昏抵达下砂隆河的实文然小镇。

黄先生是应实文然中华公学之邀，前来为该校八十一周年校庆及新校舍落成主持开幕典礼的。听说这座新建的百万元的校舍，也叫“承恩楼”。

也许是因为一路的风雨，我的心情分外沉重，当车子驶入实文然巴刹，一眼瞥见那如方阵般围绕着公园和篮球场的店屋和不远处灯盏明亮的放鹤亭大伯公庙时，我的沉重的心顿时感到淡淡的哀伤。

那天是2000年10月22日。两天前，也就是10月20日，是黄文彬逝世二周年忌辰。他离开人间转眼就两年了！

去年忌辰时，黄氏家族以推介《辉煌岁月》为纪念，这是我所编的一本收集黄文彬生前二十多年领导华社所发表的言论总集，约有三十多万字。我担任黄文彬生前的私人秘书二十三年。推介会场上肃穆的气氛犹令人想起当年追悼会的情景。

今年，黄氏家族以推介黄文彬生前摄影画集《永恒的怀念》为纪念。在放映幻灯图片时，仍有人在悄悄拭泪。

照理，我是不该感到悲伤的，因为今天我是来参加中华公学校庆和新校舍的落成典礼的，而且主持典礼的贵宾是黄文彬的哲嗣黄国忠先生。

但是，在这个时刻，来到黄文彬诞生地，难免会有景物依旧，人事全非的感叹，更何况是在风雨如晦的黄昏。

就算那因双喜临门而早已张灯结彩的中华公学，也不能不引起思念之情。因为那座建筑是在学校遭逢一场回禄之灾后，由黄文彬亲临领导善后工作及慷慨捐输之下重建的。

是的，当我们的巴士抵达天京茶室门前时，早在那里等候的校董会诸公；前来欢迎的朋友，甚至在街道对面观望的人们，那神色，那语言，都仿佛陷入一种深深的回忆，仿佛那率先从车上信步下来的，是记忆中的黄文彬……

实文然中华公学和黄氏家族在历史上有着不解之缘。

1920年，当时称为大同的华文小学在砂隆河畔创办的时候，自幼失学却热心教育的黄承恩是办学的功臣。以忠实敦厚讲信重义而受人敬重的他，领着一家大小刻苦耐劳省吃俭用却肩负着坡众的重托，担当学校的财政，年续一年地为确保学校的生存和发展而煞费周章。

而这个曾经抚育了黄氏儿女和砂隆河畔莘莘学子的学校，在四十年前即被流经乡镇的砂隆河的狂潮长年累月的冲击所吞

没，终于消失在大河的中流。

也正是黄氏家族和当地的百姓，本着百折不挠的精神，将学校重建在高地上。而四十年来黄文彬的慷慨和关怀，使他的名字与学校的礼堂、学校的运动场连在一起。

然而1996年4月13日清晨，一场无名的大火又把这经历沧桑的学校给吞噬了。

在领导全国华人社会事务日理万机间隙中的黄文彬，闻讯赶回家乡来，亲自主持拯救和重建校舍的善后，黄氏兄弟在他的率领下率先捐出二十八万元。

工程进行期间，他又再次仆仆风尘亲临指挥，而那时他自己竟不知道病魔已经占据了他的肝脏。那年12月，医生诊断他已病入膏肓了……

旧地重游，我怎能不想起那年陪同黄文彬回乡的情景？

那是在1980年6月，一个晴朗的日子。

他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回过实文然了。

二十年前离开实文然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不为人所知的农村青年，可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位事业如日东升的企业家，而且是全国华人工商联合会的会长。

记得那时世界经济不景气的阴影，已开始笼罩东南亚各国，马来西亚的经济也面对暗淡的前景。国内的资本家尤其预感到，一场灾难即将来临。

黄文彬是敏感的。他忧患的是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华人的经济前途。自然也为自己的事业满途荆棘而忧心。

但是他是一位喜欢向困难挑战，喜欢迎向风雨的大无畏者，他是实文然人，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实文然仔”。

砂隆河口流水依然那么湍急，不停地侵蚀着河岸边的陆地。当黄文彬站在已经改道了的河岸上观望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二十多年前他离开时，镇上的整排二十几间商店，还有他的母校中华公学、校园内的他最心爱的篮球场、还有上学时来往的泥路、路尽头的大伯公庙，一切的一切，都无影无踪了。

“整个市镇都已消失在河流中央了。”乡人指着浩浩的江面对他说，接着回过头来指着稍远的陆地补充道，“但是，我们又在重建了实文然巴刹。”

“了不起，我们实文然仔。”黄文彬回答说。

那情景此后在我的脑海中时常隐现。

1984年，我国的经已近乎崩溃，华社为政治和党争所困，华文教育风雨飘摇，国内不少企业家的事业垮了，黄文彬也面对严峻的考验。但是，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怕，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能翻过来。我们实文然仔不怕困难！”

黄文彬在实文然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时我正乘坐火车在星隆途中，激动之情使我挥笔，写了这首题为《流蚀之后》的诗：

《流蚀之后》

放鹤亭前

那闪烁在涛声椰影里的长明灯

哪里去了？

错列在碎石路旁

斑驳的木板店

哪里去了？

啊

何处再能听到

和民茶室的气光灯

流出夜归乡佬的笑声？

那咿哑的木桥

桥那端踩满我童年足迹的球场

还有那在我生命的清晨

敲响洪亮的钟声的

中华小学

哪里去了？

眼前
烟水苍茫
几艘木舟
挣扎在岸边
大潮来啦
快放船去
是谁在高喊？

我回头看
在沼泽的那一边
在狂流虎视的陆地上
人们已用血汗
筑起新的家园
一个市镇
正在成长
我又看到熙熙攘攘的乡民
又听见从学堂里传来的
琅琅书声
那高悬在道路尽头浮桥边的
不正是放鹤亭前的那盏
长明灯？……

又是一个二十年。

这次我随着黄文彬的继承者黄国忠抵达实文然，旧地重

游，百感交集，沉重和略带哀愁的思绪，在步下巴士车走入风雨黄昏的刹那，又开始被另一种无限庞大的思念和期望所占据。

但是第二天早晨，当我在明媚的阳光下参加中华公学八十年校庆及“承恩楼”落成典礼，看见黄国忠先生气宇轩昂地走上台阶，为这所堪称再生凤凰的中华公学的巍峨大厦剪彩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为我们民族沧桑的历史，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世代薪火相传的传统歌咏，我必须为《流蚀之后》写一篇的续篇。

我回到旅店，草写了这首《火劫之后》……

《火劫之后》

仿佛走了八十年的风雨路
我们抵达小镇的黄昏
挥不去思念如冷冷的雨水
已经把整个小镇浸渍
黄文彬……
雨伞下迎接的笑脸
仍掩不住当日的怆痛
屋檐下的乡佬
睁着仿佛等待已久的眼神

三巡过后

醺醺然的人们依然絮聒着

砂隆河上弄潮少年的壮举

又怅然回忆起他最后一次

冒雨前来主持重建学校会议的情景

(我们竟然不知道他已不久人世!)

有人已经醉倒了

不，不，我还没有醉

再来十瓶！

回答

是巡街更夫的三声响锣

当旭日从砂隆河上升起

实文然展开了笑容

孩子们以五颜六色的彩球和欢呼

迎接一个年轻的使者

步上刻着他的祖父的名字的高楼

(是谁

在高楼上

绘上蟠龙似的长城?)

Nagara-ku……

当清泉似的歌声

流泄自华族、伊班族和马来族的学童的心灵

恍惚间

他看见狂流正冲卷着陆地
火劫后的一片废墟
恍惚间
又看见祖父和村民们
正在为学校扛起第一根栋梁
看见父亲带领乡亲
在为学校添砖加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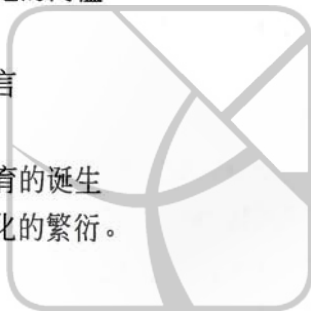
有人宣布剪彩仪式开始
红彩在欢声中飘落
大门启处
一条更长的路
依稀先辈的足迹
他向前走去……

2000年10月25日

在新世纪的台阶上（朗诵诗）

——为纪念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开创180年而作

在新世纪的台阶上
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
我们
以母亲的语言
纵情歌唱
歌唱民族教育的诞生
歌唱中华文化的繁衍。



母亲的语言
是珍珠的语言
晶莹亮洁
光明璀璨
在天地间闪耀着光芒

山崩地裂的十九世纪
过去了

天翻地覆的二十世纪
即将过去了
世间多少沧海变桑田
世间多少王朝
成为过眼的云烟
母亲
您的语言
是沧海横流中无数的珍珠
在这世纪末的灰暗的大地上
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历史
正在静静地倾听
倾听我们的歌声
一百八十年的风风雨雨
冲不去先人刻骨的记忆
也洗不掉我们永恒的思念……

从印度洋吹来的季节风
吹拂着北方荒岛上的槟榔
十二月绵绵的淫雨
侵蚀着“五福书院”斑驳的门墙

听！

“人之初，性本善……”

听！

“天地元黄，宇宙洪荒……”

一声声，一阵阵

是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在风雨中

从北到南

在半岛的土地上

飘荡……

但是此时此刻

朗朗的读书声骤然停止

年老的教师也放下手中的书本

他们在翘首

他们在倾听

倾听这来自二十一世纪的门槛

新纪元台阶上的

我们的壮丽的歌声……

在新纪元的台阶上

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

我们

以母亲的语言

在纵情地歌唱
歌颂民族教育事业的伟绩
歌颂华教斗士的丰功

在那乌云密布的年代
华文教育
面临被扼杀的厄运
母亲
您的语言
化作了熊熊的火焰

看！
是谁
昂立在万人集会的讲台上
瘦小的身躯发出雷鸣的呼声？
“横挥铁腕批龙甲
怒奋空拳搏虎头……”

林连玉
林连玉
是林连玉
我们敬爱的华教斗士！

历史

正在静静地倾听

倾听我们的声音

此时此刻

他那仿佛在力挽狂澜的双手

骤然停歇在空中

沸腾的群众

也肃然无声

他们在倾听

倾听那来自二十一世纪的门槛

新纪元的台阶上的

我们雄伟的歌声

母亲的语言

燃亮了天空

照亮了林老脸上的微笑……

在新纪元的台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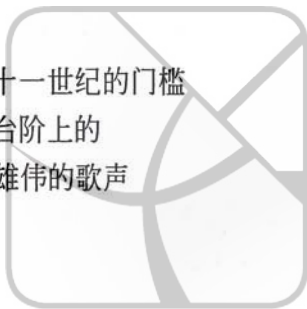
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

我们以母亲的语言

在纵情歌唱，

歌唱民族教育的成长。

歌唱我们跨世纪的梦想



母亲的语言
是爱的语言
母亲的语言
是民族亲善的心声
母亲的语言
是全民团结的象征

不管前面有多少的风雨
不管前面有多少的艰辛
我们将把华文教育的旗帜
擎得更高 更高
在二十一世纪的天空

让母亲的语言
如鲜花在祖国遍地开放
让母亲的语言
像和平的鸽子
在天空自由飞翔

五十年后
一百年后
未来将频频回首
我们的子子孙孙
也将倾听我们以母亲的语言

纵情的歌唱
歌唱民族教育的理想
歌唱中华文化的辉煌
倾听这来自二十一世纪门槛
来自新纪元台阶上的
我们不灭的歌声……

1999年10月31日

注：此诗为拙作歌曲大合唱《华文教育颂》中的朗诵诗



【赠诗集】





给诗人

柳松

飞越过广袤的浓绿的森林，
冥想中我在拉让江畔停留；
江水汨汨汇成愤怒的激流，
江水呜呜申诉诗人的深仇。

早熟的智慧是罕见的夜明珠，
盾上镌刻着篇篇光辉的诗章。
对乡土对亲人掏出坦诚的爱心，
对顽敌对兽行狠投尖锐的笔枪。

那沸腾的年代，怀着倾慕，
我们醉听你从远方荡来的慨歌。
知道你每天奔走在山林，在江边，
知道你在集体的炉火里炼得赤热。

我们忙碌地筹划一连串工作，
也分享各地友朋辛劳的丰收；

你以天才之彩笔绘描壮丽山河，
且以独特的音韵编曲作歌。

我们一遍遍珍重地吟诵，
你那火花灿烂的诗句，
只恨至今无缘朗读
你那千行序诗。

不久，惊雷爆开了沉痛的讯息，
诗人的病体教我们忧心戚戚；
风雨摧压不倒凌空的壮志，
怕的是病魔蚕食薄弱的身躯。

拉让江，拉让江，
日日夜夜流过哺育诗人的家乡。
拉让江，拉让江，
沿岸妻离子散满目凄凉。

仿佛看见：在阴暗泥湿的石地上，
诗人静卧着。无言。警醒；
血和泪将他的心灵寸寸撕裂，
复仇的意志如钢似铁！

眼前一再展现激昂的画面：
诗人带头冲出栅门，英姿飒飒，
他奔近江畔——江水恢复原始的明亮，
抬起头，豪歌直冲云霄，向太阳……

吴岸注：柳松即柳舜。此诗未注明写作日期，从内容看，应在20世纪60年代初。请参阅柳舜为本诗集所作的序文《感情的烈酒五十年不变》一文。



十四行诗两首

差它

(一)

盾上的诗篇是一株花，拉让江畔的诗人
是一支舞。你多年来的热爱并不白费，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按捺不住内心的欢欣，你要舞，你要飞。
在庄严的文坛上，你高高地举起那株一树的芬芳，
你说是罕见的花，为什么不说奇迹？
你又随著心的跳动，那快乐的节拍，欢舞满场，
你说是因花的正常，为什么不说自己辛劳的成绩？
是感动着你那颗园丁的心，是第一次看到你舞的天才。
算了，那些现在不再开花，你曾经小心照顾过的，
追求的根不长，立志的基不坚，时间只好把他们葬埋。
开垦着仅有的地，你手里有多少种子在握着？——
幕不会下，舞不会终场，花不会孤冷一角，

啊！谁愿开花朵朵，让舞接下去，以另一个风貌。

（二）

没有见过你的脸，你的脸是雨季里明朗的太阳，
没有握过你的手，你的手是黑夜里有力的闪电，
没有听过你的声音，你的声音是海底深处的浪，
没有摸过你的心，你的心是地球上屹立着的山。
牢记着别人对你的口头流传，尽管多琐碎，
再追看细读你那久久才出现一次的文字，在心中
竖立着对你的敬重，下一次是上一次的一万倍，
而多少指路牌自己却先倒塌了，不再逼气凌人。
捐着双重的痛苦，你一样生活，你一样工作，
只有年青人纯真的笑语，才是你的心灵的慰藉，
你多希望年青人能像花一样，在祖国各处盛开花朵，
你可为那些丢下一个声名就悄悄溜走了的惋惜，
历史小心地把你的每一滴血汗收集起来，
为了制造一个永恒，让它活着你现在的光彩。

七律 致吴岸

苻水

君诗曾未等闲吟
写鬼写人寓意深
挥笔揭穿市侩猥
投枪直戮奸顽群
城狐社鼠原形逼
瓦狗土鸡见写真
地庙神坛钟鼓应
豪门夜宴饮胜频

祝贺你的新居

——致吴岸

苻水

祝贺你的新居
与此同时
也带给你平静的心
“从劳作到休息
什么样的日子都有乐趣。”
无论对生活、家庭和自己
总是美好的开始。
向往自然的赋予——
伴着青山绿水，
爽朗的风，
绚丽的初阳，
听荡漾的涛声，
山谷飞瀑的奔腾，
雄鹰的傲啸，
引起心胸的振鸣！

信步碎石的小道，
闲趟路树的庇荫，
环绕长满鲜草苍苔的幽径，
走过广漠的山林，
攀登傲石嶙峋的岗岭，
巍然卓立险峰的尖顶，
凌风寄意——
放眼於苍茫的大地，
澎湃的思潮
涌进生活的大海洋里。

眺望远方的港湾，
点点的渔火逐着波声。
停留天边的一抹晚霞，
微茫中消失了踪影，
此刻，疏落的星星眨着眼。
柔和的月色，
流水一样照映着心田。
别再留恋，别再沉吟，
快扭亮斗室的灯，
照亮自己的眼睛
让书本的智慧的光，
充实空虚的心灵，
补偿白日的空谈。

那砍伐过的千百顷丘陵
不断地冒出浓烟，
狂风卷起熊熊的火焰，
夜空一片通明。
经过火的洗礼，
被翻松的泥土，
等待雨後新晴，
给劳动的手，
播下第一次种子，
告诉我——

这块土地属于谁？



人迹稀少的旷野，
被开垦的处女地，
已长出新苗，
工友们正忙于除草施肥，
道旁，拖拉机安静地困着，
受命而来的驾驶员，
会把它叫醒。
明天指向何方？
——就在那烟波浩淼的荒原，
凝望大河两岸，
这麼辽阔广大的沃野，
什麼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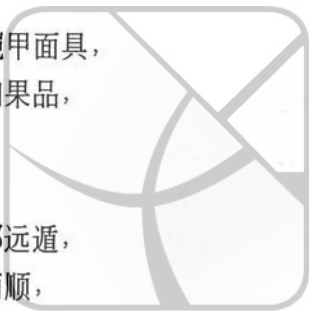
才能找到真正的主人？！

长夏的向晚，
隐约传来，
伊班族人的长笛，
山鸡的啼鸣，
长屋的屋檐下，
老人安祥的抽着旱烟，
坐着与老伴聊天，
几个顽皮的小孩，
还在蚊蚋飞舞的旷地嬉戏！
他们的父兄一早就去营生，
出没於苍茫云水间，
也许现在才拖着懒散的腿，
背负猎物踏上归程。

锣声鼓声咚咚的夜晚
族人高举火炬，蜂拥
从四面八方趋前，
村落一阵喧腾！
盛装的少男少女，
团团的围绕在一起。
铜金木磬齐鸣，
载歌载舞，

以原始传统的仪式，
欢度节日的佳辰，
迎接飒爽英姿的战士，
祝福燕雨新婚的佳人。
同样以尊荣的礼节，
欢迎远道来访的贵宾，
捧上芳醇的佳酿，
烧出最好的烤肉园蔬，
奉献给大家共品分尝。

司祭披着铠甲面具，
献上鲜花和果品，
虔神祷告：
万能的神，
驱恶魔妖邪远遁，
年年风调雨顺，
谷子、菸草、山薯，
期待有好的收成，
明年的今天，
以双倍的厚礼，
答谢神的恩助。
——我们生活在这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没有忧愁，没有挂虑。



大自然的母亲呵，
你的恩情天高地厚可比。
如果有谁敢来打扰，
我们就把他们全都赶出神圣的禁地。

“路，离了题，再回来吧！”（3）
忙碌过后的一些时日，
暂且放下生活的冗繁，
悄悄地从浮华的市场走出。
避开市俗的纠缠，
把那多礼的酬酢，
狡黠的社交，
以及无谓的争吵与谩骂之间的周旋，
全都忘得一乾二净。
假如有什麼不如意事情，
缪斯就会到来，
引以骄矜，
你早已熟悉她的琴声。

“打开窗吧！”（4）
燃炽火一样的热情。
感染遥夜弯月繁星，
追寻高庚落户的南岛乐园，（5）
朗诵“诺亚、诺亚”赏心，

或躲进宁静的一隅，
排除一切杂念，沉思。
做一个机智的哲人，
纵观古今，
当思潮涌进，
激动如“狮子般的巨人”，(6)
发出真切的骚音。
冷静的时刻，
如目光锐利的巧匠，
分辨出美玉与纯金。
真理的代表——天平，
就是可靠的印证。
作为一个奋发的歌者，
于是欣然命笔，
摇振手中的琴弦！

我洞悉诗人的心，
虽然诗名并不相称，
他的诗不但写得好，
而且想得远，看得真，
爱憎分明。
他珍惜友谊，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热情不会变冷，

即使杯中的酒可以解愁，
也足以令人消沉，
而你始终保持清醒，
你的笔下，
牛鬼蛇神的化身，
一一现形，
至于“意象派”一伙，
和他们的“无字真经”，
我们不屑去模拟攀登。
宁可多学几手，
无敌手拜伦的投枪！

如今，我仿佛飘过重洋，
来到砂劳越领疆，
访问古晋历史名城，
这里出产火辣的胡椒闻名，
显示先驰的开拓者，
勇敢强悍不屈不挠的精神，
和披荆斩棘的丰功伟绩。
追忆一八五七年，
石隆门矿穴丧生的英灵，
血与泪凝成的史迹，
难道现在全都被人忘记？
但见冷漠的墓地杂草丛生，

只有乖戾的猿啼和凄切的蝉鸣，
在呼唤九泉下的冤魂！

我和你一同泛舟，
滔滔的拉让江上，
踩破千重骇浪，
唱我们爱唱的歌，
意念好像往日一样！
心曲唱得更加激动，
更加嘹亮！
没有任何野心，
没有任何奢望，
看着白茫茫的波涛，
心里在想：
有一天水电厂建成了，
产生能量，
有了动力和照明，
造福人民，
河岸换上新装，
改变了自然的面貌，
洪水被控制了，
混浊的江水化为一股清流，
驯服地注入海洋，



鱼儿游在水中自在逍遥！

1982年11月30日

题注 ①引自普希金《新居》。

②引自拜伦诗《海盗》。

③引自拜伦诗《贝波》。

④引自罗曼罗兰语录。

⑤高庚(Paul Gauguin 1848—1903)。

法国名画家，他的作品色调鲜明，表现南洋岛屿的风光和人民的生活，掘发自然的奥秘。他的画不为当时上层阶级所接受，终于抛弃文明社会，落户于“塔希提岛(大溪地)”，著有《诺亚，诺亚》一书，描写岛上的生活情形和土著人民的神话，美丽的梦，用词生动瑰丽。他的画在他死后才为赏识。

⑥指贝多芬。

诗翁未归

洪钟

手指按过数码六字

打通电话

接听密斯

柔声 问道

您找那一位听电话

找诗人 吴翁

他出门去 还没有回来



这回只得挂断话筒

不能在诗人接听前

听到传来叮叮当当的音响

这是一种分享

分享诗人境内的诗意气氛

而诗翁远游 也许也在

背揸着装酒的葫芦

骑着毛驴

看山看水看云烟
闯入无处不销魂的境界
而他杂酒痕的衣上 烟云之外
也复染了仆仆的风尘

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午前



残损的微笑

驼铃

在1999年7月17日的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为了让出席者对拉让江畔诗人的精神面貌有个比较清晰的印象，不揣冒昧，利用交流时间当众朗诵了‘分行散文’如下：

能不是
那碧湖的沉冤
那古筝传出的足音
那夜半的家乡月
那音讯杳然的水牛

教他义愤填膺
而在盾上写下了
要求解放的诗篇

尽管被拽入了
那厚而冰冷的高墙内
他仍然听到
马当的山泉潺潺泄落

鲁巴的梦那滚过天庭
丹絨罗班夜潮的轰鸣
还有万马的奔腾
十年如一日

这是哪来的力量？

莫非源自

那一把铁铸的胡子
那一方风涛砍过的礁石
那女神的牵引
和那芦笛的召唤
截了直肠割了肾
依旧向你露出残损的微笑

他欣赏

达邦化灰后
滋育出来的满山稻秧
椰子在风雨中
酿成的玉液琼浆
还有兀立危山绝谷的榴连
悄悄孕育那稀世醇膏
让人为其香臭争论不休

他赞叹

那马来母女的

手把桨儿

笑吟吟，坐在浪峰上

他赞叹

那曾经崩裂和风雪洗礼的

而今却是一江的平静

与澄澈

他告诉世人

尽管一生千姿百态

就木时总得摆个正直

他说

喜剧也好

悲剧也好

我是我生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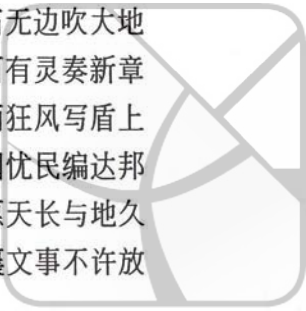
主角



七律 写寄吴岸

杰伦

岛国诗乡有吴岸
别后相逢庆无恙
短笛无边吹大地
长河有灵奏新章
暴雨狂风写盾上
怀国忧民编达邦
但愿天长与地久
共襄文事不许放



你我心中追着的一团火

田宁

跋山渡海

从一个时代旅行归来

尘沙未洗

破履待弃

你我不曾相约

但不期而遇

遇在出发时的

起点

你不必问我

我不必问你

旅途上风光如何

各自如何启碇

谅经已忘怀

在迢迢千里航程中

囊负的人生

向往的目标

至今未改



离开那叫家的温暖窝
去见见外界世面
追着心中的一团火

外面风光如何
是不是骤雨比晴天多
是不是黑夜比白天长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候
你不必问我
我不必问你
你我不曾相约
但不期而遇
遇在出发时的
起点

经历着漫漫风雨驾归舟
是不是都变得世故
是不是都变得淡漠
后面跟来的
一群花绿少年
他们被阳光刺眩的眼中
你花白的长髯如何
我厚得绕圈的老花镜
好像一无是处

你不必问我
我不必问你
打从外界世面兜一圈
走得又多艰辛
走得又多坎坷
曲曲折折
爬高伏低
算不算
我仍停足不前
与你相遇在出发时的
起点

风算什么？
雨算什么？
你我仍在追着
心中的一团火
曾狂炽
曾缓燃
你的火
曾给厚而冰冷的墙困窗内
我的火
差点在十二月淫雨中熄灭
不过别担心
这火既燃透日日夜夜



你我已经熟悉
该怎样去呵护
该怎样去抉择
更纯更净添加剂
要灭早就灭
何必待今天

你手握有盾
在盾上蘸了拉让江浪写诗
我用一抹青春闪光
点了大堰河——我的褓姆
借得一份暖意
抓取脚前朴实的乡土
在莘莘稚子心页上细心着色
你见过
达邦树含笑地陶醉在晚霞中……
我见过
达邦树屹立在
赶去赴节日盛会人群中
遗忘了的巍巍摩绿山上

空中一声霹雳
露出阳光
不必问该是什么时候

只要是哗啦啦一阵骤雨……

仆仆风尘

走半世纪

饥肠辘辘算得什么

只要书案上飘着

榴连赋的纸香

经历了漫漫风雨系归舟

你头上熠熠生辉

拉让江畔诗人的桂冠

我头上只抖着

风中苍苍的数根白发

你运智慧气功

午夜过后长啸

一些梦中人是否被惊醒了

我推辞虚华的盛筵

只赏玩着自眼角出现

几条鱼尾纹

这该叫什么

这都终归是

一个座标

一种性格

跋山渡海
从一个时代旅行归来
上一个驿站
你我不曾相约
下一个驿站
你的心火早已亮在前
让我的心火
让五十年代迸发的朵朵心火
来吧！一起点燃

熊熊的诗之火
照耀
向荣的犀鸟之乡
即使我的心火再度沾湿
还有你的心火亮在前方
若是你的心火承受另一层次困惑
还有众人闪烁在四方

07. 06. 93

致吴岸

——元旦日接来电报兄平安

田宁

当北雁憩息于南方温润泽国
你却溯冰凌北往
待作生命险峰的跨越

当颠覆了的迷离幻境中你醒来
且听远处金牛哞哞
窗棂外万花迎春
哦 一元之始 如斯绮美

在峰刃上潇洒地游走卸下沉沉负累
待重新打叠好诗囊
你又将生命定位于一次再出发

07.03.1997

致吴岸

(记2003年2月在古晋与君久别二十年。重逢话旧)

郑会石

这个岁月之後又是什麼岁月
任凭拉让江苦水静静地
传颂盾上剥落的千疋诗篇

四十年飞沉
赤道急流带走万点心愿
沧桑涟涟

在黎明前的黑夜
一瓣瓣绽开
灿烂的路边黄花
欢舞的砂拉越河山
炎阳双手总是抚慰
暴风雨雕凿过的钻石伤痕
越美，伤痕越深

在搭棚树挺拔不屈的身上
我找不到罗网窒息的萧煞②
也找不到病蚀残损的凛冽③

榴莲十里送香时
你安祥陶然的高额
透露了挫折後微笑的蓝天

六月的旱天雷
从长满和平银须的密缝中间
由远而近
由近而远
泌来热带森林自由的吼声
断断续续的哭声
越善，哭声越诚



吴岸注：2003年10月间，意外地接到现任砂劳越州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孙春德医生打来的电话告知我说他在访问南澳洲Adelaide市时，偶然在一间咖啡店里看到一份华文报章《南澳时报》，该报的副刊上，刊登一首题为《致吴岸》的诗，作者为郑会石。孙医生过后将该份由澳洲带回来的报纸交予我。他的热诚我至为感激。孙医生与郑会石都是上世纪60年代初砂华文坛上杰出的诗人。孙医生的笔名为“砂海”；郑会石的笔名为“卡斯特”，两人皆常在我当时编辑的《拉让文艺》副刊上投稿。

赠吴岸兄

贾曼

难道你的银须是泪水的凝冰
难道你的黑发是密林的苍郁
吴岸，吴岸
人生无岸
诗歌无岸
我们有幸相遇南海
诗心不老
眼前还可以迎送浪峰涛山！

1996年11月1日 即兴写于佛山

岭看岸，岸长

——寄吴岸诗友

（泰国）岭南人

你是岸
我是岭
山重水隔
只能遥遥相望
闷雷过后的六月
是一阵夏天的骤雨
雨后天晴，万里无云
满天尘埃皆落定
天边 一道
七彩的虹，如桥升起
跨海横空
通过桥、越过山、渡过海
岸与岭，在水之湄
终于欣然相聚
圆了多少年的苦思
相看 久久



不厌
岸看岭
岭高
岭看岸
岸
长

注：吴岸兄个子比我矮，站在一起，我比他高出半个头，
但他多才多艺，长处多，能诗，诗成，能谱成曲，边弹边唱。

（写于曼谷）



赠吴岸

柔蜜欧·郑

眼光如何在唐的釉彩
闪出一条飞龙的
惊醒
于拉让江上空腾云驾雾
而后不置朽或不朽
祇欣然在
亦王维亦吴岸
鲜活可闻的诗声



拍肩的落叶
宣示生命尚未终结
日影在菩提树的嫩叶里跳跃
没有什么可以制止
朗朗灿灿的笑声
当风暴的表情
在猝退的讪讪里
仍然初春索兴缴械了

严冬

附记：素有拉让江畔诗人之称的砂劳越诗人吴岸兄在今年十一月廿三日在台湾台北，同为参加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一届会议中相遇。于互倾积愆之外，承他雅意送给我一本其最新出版的榴连赋诗集，感激之余，于先翻到他诗集中的《古瓮》与《落叶》两首，颇喜欢它，因就该二首诗的精义，涂抹本诗送给他作纪念，幸勿怪我之东施效颦是荷。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雅加达



这是一页彤红的贺年片

——致沙捞越诗人吴岸

蒋风

这是一页普通的彤红的贺年片，载着人世间最珍贵的情谊，万里迢迢飞越万水千山来到我手中，给我带来了特别丰盛的欣喜。

在狮城短暂的聚会，在半岛酒家片刻的会见，当时可能谁也未想到友谊竟会如此深长，如今却随着时光的流逝，情越深，谊越长。你的声容笑貌越来越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上，你唇下那一络山羊胡子将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从一络美髯的引导，我恍忽又置身于你那至美的诗国里……

蕉风，椰雨，多少旖旎的热带风情，
朝霞，暮霭，多少艰困的沧桑岁月，
在你的诗里，字里行间蕴藏着多少人世间的风尘味。
在你的诗里，沉吟默想倾吐了多少天地间的浓郁情。
多少似水年华……
多少诗乐歌章……

读着，读着，我们仿佛看到你行吟于咖啡飘香的沙捞越的

橡胶林边，抒唱无尽的悲愁和欢乐……。

读着，读着，我依稀听得徘徊在碧波荡漾的古晋海岸畔，
随着潮声拨动轻轻的诗的旋律……

茫茫天涯，化成数不尽的诗行。

滔滔海浪，倾注吐不完的韵律。

在你的诗里，我与一朵诗人的微笑合而为一，我与洋溢天
籁的大自然合而为一；

在你的诗里，我忘了世界，我也忘了自己。我的灵魂慢慢
地融化，溶入你的诗行之中，溶入真善美里……

这时，我好似梦见有一绺山羊胡子向我飘来，近了，近了，
我伸手一把抓住，竟是一页彤红的贺年片。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夜

致吴岸

适民

拨开了迷雾
弹掉了灰尘
诗还是好诗
人还是好人

饱经了沧桑
历尽了风险
让心中烈火
燃烧一千年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日凌晨，望海窗前

你又何曾睡去

南乡子

这么遥远的相遇，在深夜
你的笑声涤荡着我的心
成一条汨汨的长河

星子都坐在屋顶听你的诗音
时间在记录
岁月和岁月的交谈
而我却想起了一座海的辽阔
可以让我眺望和思索
生命的幽蓝

关于文学和哲学
二十五和五十年的沧桑
隐藏在冷冷的黑暗里

你的心情
我的眼睛

窗外，灯火熄了
梦漂浮向黎明
在一声悲凉的号角声里
我醒着
你又何曾睡去？

（九月中，在绿岛遇吴岸，彻夜长谈，是以此诗为记）



九重葛

秋山

断枝

从断枝里冒出了新芽

尖刺

被人去了又重新崭露锋芒

大红花团

簇簇拥抱

遒劲的根

冲破花缸

要为黎明欢呼

要探向生活沃土

要与友谊自由握手

它在阳光底下

露出了

一身累累的

疤痕……

路

——与吴岸共勉

秋 山

(路，是走过以后，回望时才看到的……)

回首
脚步声惊动了
苍白发丝

背后
那条漫长的道路
还很年青
我们
还得走
下
去

路
没有止境



鸟语牵着小手踱步
花香伴着信心歌舞前进

泥泞
告诫我们
小心行走
滚
滚
黄尘
阻挡不了有了方向
的骏马、征客

路
越走
越远
越充满信心

你
是我眼前展现的一条路
沉默的
穿梭千山万岭
采撷
悬崖峭壁的经历

转过千弯
越过千刃
铺着一条沥青的大道

你
就是一条路
让人踏向无止境的
天涯……

（出席舒婷诗歌讲座会上，吴岸向在座的二百余名学生说“路，是走过以后，回望时才看到的……”他说：“在写作的道路上，得到很多老师的启蒙，故察觉一名初学者被启蒙的重要性。”提携后辈走一条该走的路，我听吴岸一席谈，感触良多，随笔摘录。）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重修

迎 接

秋 山

从深幽峦谷出来

蹒跚的

一头皤皤白发

风催的双鬓

展笑

微颤的手

紧握

生命的手

温泉

流

溅

一声声

一句句问候

在沧桑

低沉中

激起万朵九重葛的拥抱

远远的古晋城

远远的期盼

痛苦

交融在一道深深的伤痕

消失在

殷勤款客的笑谈中……



伤痕

——致吴岸

王 涛

在朦胧的灯光下

你

掀起了衣衫

灼亮一道闪电刺破天际

滚动的雷声 擂响

我沉寂的心房

那如山丘崩裂的伤痕

在我记忆中

若一只爬行的蜈蚣

我从那道裂痕中

爬，爬出来

在你炯炯目光中

那夜

没有流泪的我哭了……

达邦树

——致吴岸

王涛

被砍
给割
默默疗伤
耸高
更遒劲
屹立醒着
在淙淙清泉
在危险弯路旁
林鸟欢唱
凉快后
人们
含笑离开
挺着
坚拔的背脊
怀着
茂盛的理想



07.05.1997

诗的火炬播种者

——给吴岸

李寿章

故乡住在伤口里养伤
播种在心田的缪斯
不断喊着要在失望中燃烧

负着黑夜的千吨忧郁
木舟在没有星光的拉让江上航行
为的是你有一个理想
明天会更多彩多姿多娇
太阳会照在大地的脚跟
匍匐在原野痛苦的人民
会抹掉昨夜爬满脸上的泪珠

嘴唇下巴留着一撮典型的胡子
这是诗人自尊的特征标志
然晴天霹雳一声雷
沉默的癌细胞之狼齿在发威
咬噬直肠数粒肿瘤的呻吟

你何曾踏七层死去的秋
纵癌魔会折磨病人
瘦成一抹残阳西风的悲泣
瘦成仅有听觉的神经

当你的口含着火焰
癌症则发出闪电雷鸣
你的胸中如烘炉
癌魔则爆发出火山
你用火山拷问灵魂
用切肤割脉加盐的疼痛
踏过重重刀山火海的人生

你用傲骨与癌魔搏斗
读着你热爱祖国
和人民的心声
祖先们走过的历代底断代史
我们知道“盾上的诗篇”
“达邦树礼赞”怎样成为永恒
而在马华诗坛上
内耀诱惑光芒的星座
渴望来自海洋的哲学命题

我们听到你在诗坛的啸声

一身磨炼成钢
在心的深处呼吸着铿锵
呼吸着赤道的太阳

痛苦的人民不是为着开花
而是为着结果的明天
蕴藏的大地底博爱
一坛原封未动的陈年之酒
一个尚未实现的美丽理想
在暮色野火中燃烧的心
一叶血的壮志自橡树枝桠滑坠

你总是背着十字架在写诗
在蒲公英飞絮的流光里高歌
岁月催人老，白发千茎雪
沉吟江畔千帆过

笔杆可曾叱咤过
吼啸过多少风云
从小就把唐诗宋词吟成仙骨
“我以我血荐轩辕”
笔杆可否摇醒严寒的冬季
如一株落尽了叶子的窗撒满晨光
聆听拉让江水日夜欢腾

纵骇浪大化中
孤舟破浪独勇流
读千秋万戴悠悠浮云
读“正气歌，唱“满江红”
读你额上行星的轨道
折叠人生几许日出
折叠多少残霞黄昏

滔滔沧海，乱云飞渡
世界的纷飞战火，处处
何处是一片和平的净土？

你胸中滚滚浩瀚的南中国海呵
何曾睡着，可曾
涌成一个孤岛
可曾泛滥成长江的洪峰
看后浪继前浪轰然而下
让广大不泣不泯的诗人
举马拉松的火炬以迎……

稿于1998年

附记：曾被海内外诗评家喻为一流的诗人之一的吴岸不幸于1997年间患上肠癌，在长途电话中闻悉，我不禁木鸡似地呆住，久久说不出话来，只答曰：即来之，则安之勇于面对现实，与癌魔挑战到底吧！不久又获悉其太太又患上肺癌，何以苍天如此折磨好人，芳草复芳草，断肠还断肠！我们敬仰吴岸早年曾把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壮丽的事业上，其生命闪耀着永恒的光辉与日月争辉。

触

——敬致诗人吴岸先生

雁程

归自北方
疏落的掌声
震裂了
我冰冷的手
紧张一握
顿时
复原一颗热带的心
促成达邦树的
茁壮

纵是寒冬侵袭
树根却紧抓大地
遂领悟
已拥有
一个
永不逝去的
春
天

诗人的书房

雁程

照面 惊喜地
竟是李白
掀起曾相识的
一幅瀚海风

正下角电视机
一架 牵引对面
一躺之遥
浮筏般的沙发
可供邂逅

入梦

神游

两侧
排排列开
尽是诗书画纪念品
缪斯的双翼



翩翩然 昭昭然

不禁一叹

这就是海了

溺毙

心也甘

梦 所有的

暂且歇一歇吧

醒来

回首依依

凝眸处

巍峨的达邦树

恒挂着一抹微笑

而我本是

案边靠窗望海

不曾离去的

小小一盆

万

年

青

后记：十一月四日晚，有幸受邀前往拉让江诗人吴岸先生之家拜访，得入其书房，藏书之丰，诗味之浓，令人流连，遂兴作此诗记之。

砂州一炷庄严的火

田风

多少艰辛磨砺
从拉让江脱俗而出
你这盾的诗篇呵
尽管白纸上
是草草几道横
创出了砂州
文
学
的
独
特
性



你曾年轻，茂密了青丝
用多情的笔耕耘浇灌
一股凝聚的热量
注入这片沙漠

土地复活了，土地复活了
在浩浩文坛中卷起诗潮

虽未跟你亲握
瞧那灰灰苍苍的发须
已是播种铁证
呵！你就是砂州

一
柱
庄
严
的
火



我踌躇地想
该以何种方式结识你
遗憾呀，只一睹
诗人的风采

诗人印象

——致诗人吴岸

林野夫

像会吟诗的道骨仙风隐士
唱尽拉让江两岸风尘
昂首负手 望尽江水
揣测心底的起伏思绪

沧桑也好
苦涩也好
总是时起时伏与生命对御
叫达邦树的坚挺
再一次承受岁月的洗礼

26.2.97

感

蓝波

聆听
你那首诗的
朗颂
感于你
重友情的情操
富情感的声调
苍苍桑桑
纵使那已逝去的
岁月
你依然甸念怀想
是否是诗人
都有一息相通的灵犀
(你已是成名诗人
吾只是踏入诗域的
起步者)
你轻轻拨动
六弦琴 声

单调
(你说你不是好琴手)
你却很富感情的
低低吟唱
我激动的心弦
紧扣在
你幽幽的歌声中
波荡
而我的泪
自眼角滑落颊畔
感于你的诗
你的歌
——成长



诗人——吴岸

归来

一枝笔

绕着

文学渠道

不畏疲惫

涉猎

世间的浏览

——有达邦树的赞美

——斯里巴克湾之晨

不知不觉地

在文学驿站

这样平静

走了三十载

却不曾歇息

诗人呵诗人

你记得

来时车票的号码吗？

拉让江畔的诗人
你是一枝笔
明天的路
转弯折角时
可愿意歇息
刮掉修长的胡子
再溜过
另一座城市。







犀鸟丛书之四十六

破晓时分

作者：吴岸著

出版：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

PERSATUAN PENULIS ALIRAN TIONGHUA SARAWAK
P.O.Box 1356, 93728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承印：砂隆印务有限公司

SADONG PRESS SDN. BHD.
Lot 2259, Sg. Priok, 934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版次：二〇〇四年七月第一次印

定价：RM25（马币廿五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第十六卷之四十六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

出版：新加坡華文書局

PERSATUAN PENULIS ALAM TIONGHUA SARAWAK

P.O. Box 178,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承印：新加坡印務有限公司

PRINTING PRESS SDN. BHD.

Lot 12, Pers. Park, 834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總發：二〇〇號士月第一版印

定價：RM12 (每本廿元)

新加坡華文書局

吴岸著作一览表

《盾上的诗篇》(诗集 1962)

《达邦树礼赞》(诗集 1982)

《我何曾睡着》(诗集 1985)

《到生活中寻找缪斯》

(文集 1987)

《旅者》(诗集 1987)

《榴连赋》(诗集 1991)

《马华文学的再出发》

(文集 1991)

Gulombang Rejang

(马来文译诗集 1988)

A Tribute To The Tapang Tree

(英译诗集 1989)

《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发》

(文集 1995)

《生命存档》(诗集 1998)

《砂劳越史话》(历史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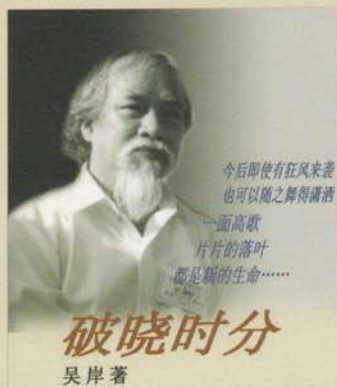
《黄文彬传》(历史)

《吴岸短诗选》

(中英对照诗集 2003)

《坚持与探索》(文集 2004)

《破晓时分》(诗集 2004)



长夜的黑暗
铸造了如此明亮的白昼
生命的种子
总是在黑夜里播下的
我记起来了
但我忘了我是谁
我没有名字
窗外的树在晨风中轻轻舞蹈
我想
今后即使有狂风来袭
也可以随之舞得潇洒
一面高歌
片片的落叶
都是新的生命……

ISBN 983-40550-1-3



9 789834 088019